

## 教师培训也需要体验式教学

□俞国娣

怎么切实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在这次长达3个月的新加坡学习和培训过程中,我经历了多次体验式研训,对此有了新的想法。我以为,要切实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落实实践为导向的体验式学习,首先要从教师的自身转变开始。教师培训同样需要体验式教学。

新加坡有一间公司叫ARC Centre,公司规模不大,开发了一些创意课程,被政府购买,为部分学校所用。这次,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请来了公司创始人吕嘉峰先生和合伙人洪云杉女士一起为我们开讲“STEM,STEAM or SETA”课程,两位教师协同教学,他们希望课程围绕多元的主题,在综合性的教育理念引导下,通过各种知识的联通、各种能力的互补,在科技的联系下,从活动中不断地创造与发现跨学科的新知识,提倡“玩中学”。

课堂上,两位培训师完全全把参训的校长们当成了“小学生”。让我们全班分成7个小组,每个小组开一间“玩具公司”,并给了我们任务:给“公司”取名字、想广告词、制作玩具、售卖玩具,最后需要盈亏核算,盈利现金最多的为赢家。开始的时候每人交2元新币的风险保证金,因为在创业的过程中,需要有承担风险的责任和勇气。我们4~5人一组,每人抽取一个职位:CEO(首席执行官)、CPO(首席采购官)、CCO(首席文化官)、CFO(首席财务官)、COO(首席运营官)。我分到的角色是

CFO,作为首席财务官,我在培训师那里领到了210元代币的创业基金。首席采购官抓阄抽到了一包原材料,首席执行官就带领我们完成各项任务。所有“公司”都无比投入,挖空心思制作产品,成品都是纯手工制作。然后大家巧舌如簧、老婆卖瓜地推销产品,甚至不顾形象地上演真人秀、满场吆喝。

回顾这次体验课,我问自己:这么幼稚的游戏,参训的校长们怎么会那么全情投入、那么认真?这么多主题丰富、定位多样的“公司”创意是怎么在一节课上冒出来的?校长们离开手工劳作课那么久了,我们中间也没有一个是美术或劳技之类课程的专业教师,每个小组又是怎么会在短短的40分钟里制作出这么多眼花缭乱的作品的?售卖产品为何可以放下身段、毫无顾虑地自吹自擂?为了“公司”赢利这个共同的目标我们付出得毫无保留。

我脑海里回旋着的是“同理心”三个字。我想,我们在设计平时的教育教学活动时,如果教师能把自己想象成孩子,能够像孩子一样去经历,像孩子一样去思考问题,像孩子一样去学习,有了这样一份同理心,体验式教学也许才能真正落地。

实话·实说

## 宁波一小学推出德育微体验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朱尹莹 池瑞辉)通过查阅地图按比例画好一幅简易地图,并确定好自己的交通工具——换乘两辆公交车,到达同学家陈子豪家后,和他制作一张时刻表,安排做作业、聊天、看电视、床上打滚等活动……这是宁波市范桂馥小学四年级学生戴钰昆最近完成的学校任务。这个任务是该校正在试水的德育微体验活动的一项内容——“到同学家做客”。

“我们小时候,和同学结伴做作业,晚了干脆就在同学家吃饭,这是件很稀松平常的事情,但对现在很多孩子来说,非常少见。”校长车益明感慨地说,该校做了一次问卷调查,主题是“你到同班同学家做过客吗?”这个看似平常的问题,却只有9%的学生回答经常到同学家做客,14%的学生根本没有去同学家做过客。为此,学校要求每个孩子在6年内要完成到同班每个同学家做一次客的体验活动,平均每个学期要去4名同学家拜访。“不仅仅是单纯地去同学家做客,我们要求学生要做足一定的‘功课’。”车益明说,比如去了解同学家在哪个小区,该小区位于什么路上,附近有什么标志性建筑物,朝什么方向;打算怎么去同学家,要经过几条路,几个红绿灯等。活动中待客学生及家长对做客学生言行都要有记录。“看似简单的一次做客,却融合了数学、语文、科学等学科的知识,对孩子来说,是一次有益的尝试。”他说。

除了做客和待客,该校还将开展一系列德育微体验活动,让学生扮演一种角色,体验一种感悟,收获一种成长,使学学生有更广泛的学习场景与场所和更丰富的自然、生活、社会体验。

## 乡村班集体建设助力留守儿童情感教育

□本报记者 叶青云

家校沟通不顺畅,家长不配合、不理解;留守儿童多,班级管理难;社会环境、家庭教育、学校德育时常相违背……日前在武汉举行的全国首届乡村班集体建设论坛上,华东师范大学乡村班集体建设课题组公布了此前开展的一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各地的乡村教师,或多或少都碰到了上述难题,调查还显示,情感教育缺失是导致种种难题的主要原因。如何通过班集体建设,为留守儿童补上情感缺失这一课,如今正成为很多乡村学校积极研究和探索的德育工作重点。

## 挖掘资源引领学生健康生活

由于留守儿童长期生活在特殊的环境中,缺乏父母直接的关爱与呵护,久而久之,容易产生一系列心理问题:在性格方面,比较突出的是柔弱内向、自卑孤僻;在行为方面,容易引起偏差,甚至误入歧途;加之照顾孩子的祖辈或其他亲戚本身文化程度不高,不善交流,留守儿童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普遍存在。因此,在不少专家和一线乡村教育者看来,优秀乡村班集体建设,最重要的是要直面学生成长过程中的挑战,帮助学生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以及健康的生活方式。

“虽然近些年来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不断加快,但还是有很多乡村尚不能为当地儿童提供有效的成长环境,无法为留守儿童提供必要的课

外教育空间,更无法积极协助乡村班主任完成全方位育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张聪说,与城市里有博物馆、少年宫等丰富的课外活动机构相比,乡村儿童的课外生活略显单调,而且缺少来自家庭和乡村社区的有效支持,乡村班集体建设显得更加任重道远。

“乡村学校有其天然优势,就是学校及周边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些资源为乡村学校教育打开了另一片教育天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长青乡海格小学教师焦忠宇说,“留守儿童生活视野封闭,我们就要想办法培养孩子的自主意识,让他们进行自觉学习,提供给他们实践机会。”一方面,让他们体会到班集体“家”的温暖;另一方面,带领他们走进周边社区,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

事实上,不少乡村学校会利用各自的资源优势,开展劳动实践活动,引领学生的健康生活。“此前对家长的调查发现,大多数监护人的教育意识停留在‘希望孩子能好好学习,取得好成绩’上,通过蜜蜂农场劳动实践教育基地建设,家长逐渐认可和接受我们的育人理念,并开始重视起孩子的综合素质培养。”武义县武川小学班主任邹庆能说。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比较缺失,家长对孩子的期待一般也集中在学业成绩上,这给孩子的综合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制约。邹庆能在班级文化建设中融入劳动实践的元素,班集体取名为蜜蜂中队,他把校外一片荒地开垦为蜜蜂农场,带领学生耕种收获

后举行义卖,并成立蜜蜂微公益基金。同时,利用主题队会的时间,他把劳动实践中所涉及的思想动态、知识技能、精神文化等要素进行内化和教育。邹庆能说:“孩子们在活动中,综合能力有了质的飞跃。为了引导家长共同参与,我们还在农场中设立了‘家庭树’,让每个留守儿童家庭不仅有了牵挂,更多了份共同的责任。”

## 着重沟通实现家校共育

教育部今年8月颁布的《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指出,要发挥学校主导作用,引导家庭、社会增强育人责任意识,提高学生道德发展、成长成人的重视程度和参与度,形成学校、家庭、社会协调一致的育人合力。对于留守儿童占多数的乡村学校来说,家校合作并不容易。张聪说:“隔代监护实际上忽略了儿童成长过程所必需的亲子关爱,乡村班主任的治班过程也往往得不到来自家庭的有效配合,乡村班集体建设成了完全压在乡村班主任一人身上的重任。”

如何克服这样的家校合作困境,尽可能地达成协同育人?武义县柳城畲族镇中心小学班主任吴静超和她的同事陈楚楚摸索出了一个办法。吴静超所带的班级,共有37名学生,其中留守儿童21人,超过半数,他们中学习困难、个性孤僻、情绪消极等问题迭出。“监护人不知道如何教育留守儿童,更不明白留守儿童的思想状况,留守儿童在家中无所事事,缺乏道德判断力,对未来没有目标。”吴静

超说,根据她的调查,88%的监护人对于留守儿童的学习无法给予帮助。于是,两位教师一起组织起校外家庭互助小组,让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家长建立互助关系,请非留守儿童家长给予留守儿童一定的关爱,使留守儿童在同伴托付中感受温暖,弥补情感缺失。接下来,她们还打算开展非留守儿童家长培训,发动班级任课教师加入指导教师的行列,提高家长组织策划活动的的能力。

留守儿童的父母,大多在逢年过节回家,或者在寒暑假时把孩子带去身边做“小候鸟”。这是家庭情感体验活动的最佳时间,不少乡村学校和教师们都抓住这个机会,开展家校共同育人工作。包括让孩子“当家作主”,安排全家人一天的生活;和爸爸妈妈一起上一天班或干一天农活,体验父母的艰辛等。“在‘互联网+’时代,沟通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乡村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家长策划假期活动项目,比如让家长与孩子一起做攻略,从某一地域的文化背景、特色饮食、传统习俗等角度进行研学。”宁波市象山县涂茨镇中心小学校长陈海敏说,“教师参与谋划、指导假期活动,能激发家长、孩子参与的积极性,也能拉近学校和留守儿童家庭之间的距离。”

第

1

视点



## 法治进课堂

国家宪法日前夕,德清县华盛达外语学校为初一学生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课。学校邀请该县人民法院、司法局的工作人员来校讲课,为学生讲解国徽的由来和含义,并用生动的案例教育学生树立法律意识,弘扬法治精神。

(本报通讯员 谢尚国 摄)

## 小学生发明“指南伞”

本报讯(通讯员 施琛 王洁)一把伞除了可以挡雨遮阳外,还能有其他功效吗?当然有!日前,在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的“创客马拉松”赛上,杭州市胜利实验学校3名小学生,就捣鼓出了一把“指南伞”,顾名思义就是一把可以让你在陌生环境中迅速辨别方向的伞。

这把伞内侧的东、南、西、北4个位置,分别设有4个指示灯,亮着不同的颜色。

当伞开始旋转时,代表4个方向的指示灯也会随之变化。这是怎么做到的?设计者之一的徐乐祺道出了其中的秘密:“伞的顶部装有一个电子罗盘,连接着4个指示灯,当环境发生变化,罗盘会将信号发送给指示灯。”

为什么会想到发明这把“指南伞”?徐乐祺说,爸爸因为经常要到外地出差,有时候雨天出机场容易辨不清方向,很多时候他一手拿行李,一手拿雨伞,就腾不出手再拿出手机来搞清楚位置,如果雨伞有指向功能,就方便多了。

3个小伙伴为了完善这把伞的功能还动足了脑筋。他们在伞把的位置安置了一个电筒,并连接上光敏传感器,当这把伞处于打开情况下,周边暗度达到一定值时,电筒会自动打开,这也可以让人在黑暗的环境中行走时能更好地看清前方的路。有了这个光源,同时可以提醒周边车辆和撑伞人保持距离,从而保证出行安全。

## “小鬼”,约吧!

## 浦江实验小学创新开展亲子德育系列活动

□本报通讯员 黄誉兰

“爸爸,我们一起来做运动吧!”“妈妈,我们一起读书吧!”“奶奶,我们一起买菜去咯!”……从浦江实验小学学生的口中,每天都能听到他们对家人发出诸如如此的邀请,眼下,“约读、约练、约活、约赏”已然成了孩子和家长学习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都源于该校今年一直在推行的“小鬼有约”系列德育活动。

“百善孝为先,孝也是基本的责任感和道德要求。”谈起开展“小鬼有约”系列活动的缘由,校长徐双莲说,“我们发现,孩子们确实存在一些不尊重父母的情

况,家长帮孩子拎书包,孩子不说‘谢谢’;家长下雨天为孩子送来雨伞,孩子也丝毫没有感动的表示。因为科技发展,电子产品的诱惑力很大,很多孩子宁可蜗居在家里玩游戏、看手机,也不愿意与长辈交流,不愿意陪伴长辈。”

为了让学生从小知孝行孝,培养责任心,该校自今年初设计开展了“小鬼有约”系列活动,同时,把“小鬼有约”列入家庭作业中每天进行。

徐双莲介绍,“小鬼有约”通过“四约·三心”和“两线·三实”来落实。其中“四约·三心”是通过“四约”活动,进行孝义教育,使学生在思想品德上追求高

尚,让父母放心;珍爱生命,珍惜学习,让父母称心;做事有责任心,回报父母和社会,使父母安心。

如今实验小学的学生,每家每户制订了“有约”计划,如“七点约读”“八点约读”“周末约赏”“周末约活”等,并按计划开展。每个节假日,孩子们纷纷约上父母,参加各种文化讲堂,参观道德文化基地,看望老人等,通过身体力行的体验,把行为内化为自己的品格。“‘小鬼有约’活动,让我们家长也好好地反思了自己。现在我们都是‘手机族’,孩子来约我们锻炼,约我们一起读书,真的让我们在高兴之余也感到惭愧,很

多时候,我们做得没有孩子好。我们家现在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每天一起读书,一起锻炼,一起做家务,很多时候,我们还会约上爷爷奶奶,一家人相亲相爱,其乐融融。”402班学生王藤雄的爸爸说。

该校还以“小鬼有约”为载体,积极利用家长资源,开展了一系列集生活性、趣味性、探究性为一体的拓展性课程实践探索,使得原来学生只能选择教师上的课扩展到可以选择家长上的课。目前,该校已开设了浦江乱弹·中国鼓欣赏、微胡的秘密、我的影视之路、小小漫画家、民族舞、我的童年等自主拓展课程。